# 雙江先生困辯錄

聶雙江先生二錄序

武林有老賈嵩以收舊廢帙為事者故家蕩子或取先人縹緗之遺以充手口之資而傭兒廝養輩竊拾一二敗椷殘蠹以市胡餅易燈膏者是賈無論美惡完缺

必往其低昂夢寐而居之客者也而覘者不欲得則已欲得之必以為現聞嗜冊高其估而徵于客客隨至以合而慫恿焉助高說俚語彼必曰是定價帙中以不經萬一傳門而求藏之以待知者通

人類士時闌入之〻必大嚼而去而不
知彼以為神奇固為臭腐彼以為
臭腐者往〻為之過義腎聯亦久
棄以東閣塵積而了者之亦秘寶
恒在焉予過武林必縱觀之而
是賈之喜予之至必盡並發其藏

以為快凡三至得婺江先生困蘇
孫為谷蘊先生所論點則定貫穿
中所示能依據北如讀其指大抵
衣鉢于文成而所挑剔經傳及儒
先儒俱卓見其大者方欲致之東
鄉以治多士而家水新適以白

沙繞衣來已渡江行手錯下聽語
者夫三君子皆見道之賢而二
書先合而離離而復合是宜有
傳遞版之觀生堂中呼手此際惟
之滿也學人怪此以要至至于聖
嫡派于是焉程不知者以為市切

餅易燈膏與手口之費而去此以為瑰聞軼冊亦望學人憑取焉已矣

長水後學岳和聲書

# 困辨錄自序

嘉靖丁未仲冬廿一日予被逮至

京師又明日下

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於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已者則

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鮮而株琴自如絶糧之厄病且慍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定故也昜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抑非有所假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

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略其大意而止
是録也雖引經傳篇章離析語意混淆鄙歲
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
道緣是以為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
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嘉靖戊申仲冬望白水老農聶豹書

困辨錄序

雙江先生繫

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槢視不離
垣户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群聖之言
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則有信嘅曰
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
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或然或否或正
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
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

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翛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辯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嘗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

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况有為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

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廓然太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辯弗明弗可以措斂而辯之質于知言者

嘉靖庚戌四月乙巳吉水羅洪先謹識

# 困辯録目録

#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一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

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
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爲曰精
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
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
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
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
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
二心可槩見自夫中之爲義不明允執之旨
流而爲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

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為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業祗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盧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涉思議而夫婦之愚不

肖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獨知與幽獨二者不啻千里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

焉止矣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思力踐任重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

○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此是千古學問的公案文公悟後真實語也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

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為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

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朱方悟以為病而衆乃囂然以為得手何如

○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寖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

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不知量也

○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絶學故執中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絶學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来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稍涉人為聲臭畢露其則爽矣　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為慟節何在也惟不知為慟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

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胥人心危矣節字說向未發始有節拍不然俱是至情或輕或重或厚或薄從何取則

○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為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巳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穨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綽提撕常令省覺從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以為害也戒慎恐懼只是常存此

○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之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

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容之謂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盡之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同出而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一之體容獨言歸止之與致虛極守靜篤藏

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易之為道不既深乎說四字甚痛快以其同出而異名故未有兼舉者得其一四者畢

○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謹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孰為動孰為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之相資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為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頁

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爻先潛龍求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為體戒定生慧偈云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所以化化者未常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以戒慎恐懼言動是末為勿言者不知戒慎恐懼个甚

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嗜欲智巧之私

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為中則不可者先儒之意得無以中涉事為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所謂中也蓋中者天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太虛是則靜為動根坤之所以為復也及其發而中節不犯人為是則動根於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復從艮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

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求中於未發之前是指[illegible]人體認而言體認得則是中無前無後矣靜為動根根無可離之時然須平日涵養故[illegible]前

或問思為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敬思誠儆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亂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為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

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立感應之本也故曰思則得之

心有思有不思未發俱在其中

論工夫則思是求入靜處

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也悟之不離當處逐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戸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

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關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寂常止也開關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與也知不起不滅之體於起滅即無礙也陽明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意亦然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

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至矣須先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可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何所自何所自。自於靜也太極圖說說得好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公順應渾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盖着相

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定即止陽明先生云定是未發之中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

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時有名為講學而倡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而跳梁呼號坐作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為自得哀哉入頭便主靜一段固是然程子有言主一之謂敬或謂如何為一若無適之謂一他日又言心有所向便是欲然則無所向適即無所欲也敬之為言非無欲之

注脚乎

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不着性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寂然以神天下之感彼則愁然無情至於究親平等一無所愛憎取舍而自同於草木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

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虚將以效天之動而彼則嗜然寡情至於物物一切簡棄厭薄流而為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虚而忍者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

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温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

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肫肫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地可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所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能之而鮮能之久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外乎知愚賢不肖四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屑乎戒懼是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以戒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

之又為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憚者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愚不肖中一個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昏弱不

為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臾離註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中之中亦着在事上看了非指未發者言此等處却須體認時中正說工夫與鄙見合

○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乎有學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所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

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與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虛五性具焉盖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五星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五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即河圖之中乎自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學以希天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祖鬼神之

與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為也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人之無忌憚自絕於天者也知戒懼為性體之良能而後能知盡性之功

困辯錄卷之一終

#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二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 辯易

䷳夏首連山

○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寂感之分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

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為凝畜自復命言之為歸宿自遏欲言之為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發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背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

不見巳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

象定言其不惑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容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分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父子上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無咎以位為所止之地說得艮字有力

☷ 商首歸藏

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斂歸藏性情之實蓋

坤六畫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純也虛者藏之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博也厚也其象為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者莫善乎坤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役乎坤言萬物為坤所役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發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坤以簡能蓋其用無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量僅得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如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静虚而順之至著地之無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徳而無所作爲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謂至徳也已矣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歛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君臣之防嚴履霜堅氷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爲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當味往往此等處俱於造化上發揮而於學問全無關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立義則發中節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方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儒釋之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

本體敬義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影響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為潛也無緣發揮精蘊自有所試也然學到登極亦本無樂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言中德蘊於内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美之至也黄是中色仙家有黄庭黄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者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兩敗俱傷人心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者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豈湯武之幸哉視孫

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
玩味得順義明白便學有得力處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
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
行絶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
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之詩
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
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玄酒淡而和

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後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周易首乾

○乾

周尚文故與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

之為也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至以言其質則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其象為天萬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萬物之生長收藏往来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離合惟将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戒懼者必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之故曰健而無息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盖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子
以自強不息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
莫如龍乃能飛潛見惕變化無為其次惟仙
學亦得此意故長生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
仙是純陽一點陰氣着不得又云純陽丹也
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本於乾

也三代之易首卦不同前此未有能發其故者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充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潛龍是如此體貼則易之卦爻無一字不是學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粹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至健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

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

在天變化無爲的氣象先天後天先儒未嘗發明至此

〇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愬愬之類皆原卦爻之性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爲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後世之言戒懼者異矣以歸於無聲無臭爲天則蓋無聲無臭乃爲天也此是實

語原非落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干夷齊之儔乎奴辱剖心餓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舞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革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

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爲皆謂險阻

夫良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此良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順爲心之

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

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

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易學之傳久矣於是知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為哉恭巳正南面而巳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也疏九河瀹濟漯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有極民協於中湯武格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兼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教化天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哉要其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同而皆本於未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授之而其學無不同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順天應人文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之天地為大孟子之善養浩然說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文武傳之周公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者非誣也

述八聖一賢俱是從此涉用力向此處歸復性反之[illegible]只在此處比對今欲希聖賢而日佷佷不知所求可以自痛

困辯錄卷之二終